

<<红字>>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红字>>

13位ISBN编号：9787020071364

10位ISBN编号：7020071368

出版时间：1991-6

出版时间：人民文学出版社

作者：霍桑

页数：206

字数：188000

译者：胡允桓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 <<红字>>

### 内容概要

上世纪九十年代，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出版了一套工程浩大的“世界文学名著文库”，该文库由200种图书组成，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世界文学的最高同成就。

为了满足广大读者的需要，本着“优中选精”的原则，从文库中挑出一批最受读者喜爱的外国文学名著。

以优美流畅的译文再现了原著的风格，并配以精美的插图，称之为“名著名译插图本”丛书。

希望这套丛书成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奉献给广大读者的一份珍贵礼品。

## <<红字>>

### 作者简介

霍桑（1804-1864），美国作家，十九世纪后期美国浪漫主义文学的重要代表。其代表作《红字》一经问世便引起巨大轰动，时至今日仍是不朽的经典。

《红字》描写了二百多年以前发生在新英格兰殖民时期一个浪漫的爱情悲剧。小说以深邃的主题，以象征、隐喻等艺术手法形成独特

<<红字>>

书籍目录

海关——《红字》之引言第一章 狱门第二章 市场第三章 相认第四章 会面第五章 海丝特做针线第六章 珠儿第七章 总督的大厅第八章 小鬼和牧师第九章 医生第十章 医生和病人第十一章 内心第十二章 牧师的夜游第十三章 海丝特的另一面第十四章 海丝特和医生第十五章 海丝特和珠儿第十六章 林中散步第十七章 教长和教民第十八章 一片阳光第十九章 溪边的孩子第二十章 迷惘中的牧师第二十一章 新英格兰的节日第二十二章 旅行第二十三章 红字的显露 第二十四章 尾声

## 章节摘录

第一章狱门 一群身穿黯色长袍、头戴灰色尖顶高帽、蓄着胡须的男人，混杂着一些蒙着兜头帽或光着脑袋的女人，聚在一所木头大房子前面。

房门是用厚实的橡木做的，上面密密麻麻地钉满大铁钉。

新殖民地的开拓者们，不管他们的头脑中起初有什么关于人类品德和幸福的美妙理想，总要在各种实际需要的草创之中，忘不了划出一片未开垦的处女地充当墓地，再则出另一片土地来修建监狱。根据这一惯例，我们可以有把握地推断：波士顿的先民们在谷山一带的某处地方修建第一座监狱，同在艾萨克·约朝逊地段标出头一块地几乎是在同一时期。

后来便以他的坟墓为核心，扩展成王家教堂的那一片累累墓群的古老墓地。

可以确定无疑地说，早在镇子建立十五年或二十年之际，那座木造监狱就已经因风吹日晒雨淋和岁月的流逝而为它那狰狞和阴森的门面增加了几分晦暗凄楚的景象，使它那橡木大门上沉重的铁活的斑斑锈痕显得比新大陆的任何陈迹都益发古老。

象一切与罪恶二字息息相关的事物一样，这座监狱似乎从来不曾经历过自己的青春韶华。

从这座丑陋的大房子门前，一直到轧着车辙的街道，有一片草地，上面过于繁茂地簇生着牛蒡、茨藜、毒莠等等这类不堪入目的杂草，这些杂草显然在这块土地上找到了共通的东西，因为正是在这块土地上早早便诞生了文明社会的那栋黑花——监狱。

然而，在大门的一侧，几乎就在门限处，有一丛野玫瑰挺然而立，在这六月的时分，盛开着精致的宝石般的花朵，这会使人想象，它们是在向步入牢门的囚犯或跨出阴暗的刑徒奉献着自己的芬芳和妩媚，借以表示在大自然的深深的心扉中，对他们仍存着一丝怜悯和仁慈。

由于某种奇异的机缘，这一丛野玫瑰得以历劫而永生；至于这丛野玫瑰，是否仅仅因为原先严严实实地遮蔽着它的巨松和伟橡早已倒落，才得以在古老而苛刻的原野中侥幸存活，抑或如为人深信不疑的确凿证据所说，当年圣徒安妮·哈钦逊踏进狱门时，它便从她脚下破土而出，我们不必费神去确定。

既然我们要讲述的故事要从这一不样的门口开篇，而恰恰在门限处一眼便可望见这丛野玫瑰，我们怎能不摘下一朵玫瑰花，将其呈献给读者呢！

但愿这株玫瑰花，在叙述这篇人性脆弱和人生悲哀的故事的进程中，能够象征道德之花的馥郁，而在读完故事阴晦凄惨的结局时，仍可以得到一些慰藉。

第二章市场 二百多年前一个夏日的上午，狱前街上牢房门前的草地上，满满地站着好大一群波士顿的居民，他们一个个都紧盯着布满铁钉的橡木牢门。

如若换成其他百姓，或是推迟到新英格兰后来的历史阶段，这些蓄着胡须的好心肠的居民们板着的冷冰冰的面孔，可能是面临凶险的征兆，至少也预示着某个臭名昭著的罪犯即将受到人们期待已久的制裁，因为在那时，法庭的判决无非是认可公众舆论的裁处。

但是，由于早年清教徒性格严峻，这种推测未免过于武断。

也许，是一个慷慨的奴隶或是被家长送交给当局的一名逆子要在这笞刑柱上受到管教。

也许，是一位唯信仰论者、一位教友派的教友或信仰其它异端的教徒被鞭挞出城，或是一个闲散的印第安游民，因为喝了白人的烈酒满街胡闹，要挨着鞭子给赶进树林。

也许，那是地方官的遗愿西宾斯老夫人那样生性恶毒的巫婆，将要给吊死在绞架上。

无论属于哪种情况，围观者总是摆出分毫不爽的庄严姿态；这倒十分符合早期移民的身分，因为他们将宗教和法律视为一体，二者在他们的品性中融溶为一，凡涉及公共纪律的条款，不管是最轻微的还是最严重的都同样令他们肃然起敬和望而生畏，确实，一个站在刑台上的罪人能够从这样一些旁观看身上谋得的同情是少而又少、冷而又冷的。

另外，如今只意味着某种令人冷嘲热讽的惩罚，在当时却可能被赋予同死刑一样严厉的色彩。

就在我们的故事发生的那个夏天的早晨，有一情况颇值一书：挤在人群中的好几位妇女，看来劝可能出现的任何刑罚那抱有特殊的兴趣。

那年月没有那么多文明讲究，身着衬裙和撑裙的女人们公然出入于大庭广众之中，只要有可能，便要搬动她们那并不娇弱的躯体，挤进最靠近刑台的人群中去，也不会缎入什么不成体统的感觉。

## &lt;&lt;红字&gt;&gt;

那些在英伦故土上出生和成长的媳妇和姑娘们，比起她们六七代之后的漂亮的后裔来，身体要粗壮些，精神也要粗犷些；因为通过家系承袭的链条，每代母亲遗传给她女儿的，即使不是较她为少的坚实有力的性格，总会是比较柔弱的体质、更加娇小和短暂的美貌和更加纤细的身材。

当时在牢门附近站着的妇女们，和那位堪称代表女性的男子气概的伊丽莎白相距不足半个世纪。

她们是那位女王的乡亲：她们家多的牛肉和麦酒，佐以未经提炼的精神食粮，大量充实进她们的躯体。

因此，明亮的晨感所照射着的，是宽阔的肩膀、发育丰满的胸脯和又圆又红的双颊——她们都是在通远的祖国本岛上长大成人的，远还没有在新英格兰的气氛中变得白皙与瘦削些。

尤其令人瞩目的是，这些主妇们多数人一开口便是粗喉咙、大嗓门，要是在今天，她们的言谈无论是含义还是音量，都足以使我们瞠目结舌。

“婆娘们，”一个满脸横肉的五十岁的老婆子说，“我跟你们说说我的想法。

要是我们这些上了一把年纪、名声又好的教会会友，能够处置海丝特白兰那种坏女人，倒是给大伙办了件好事。

你们觉得怎么样，婆娘们？

要是那个破靶站在眼下咱们这五个姐们儿跟前听候判决，她能够带着那些可敬的官老爷们赏给她的判决溜过去吗？

老天爷，我才不信呢！

“另一个女人说，”另一个女人说，“尊敬的丁梅斯代尔教长，就是她的牧师，为了在他的教众中出了这桩丑事，简直伤心透顶啦。

“那帮官老爷都是敬神的先生，可惜慈悲心太重——这可是真事，”第三个人老珠黄的婆娘补充说。

“最起码，他们应该在海丝特·白兰的脑门上烙个记号。

那总能让海丝特太太有点怕，我敢这么说。

可她——那个破烂货——她才不在乎他们在她前襟上贴个什么呢！

哼，你们等着瞧吧，她准会别上个胸针，或者是异教徒的什么首饰，挡住胸口，照样招摇过市！

“啊，不过，”一个手里领着孩子的年轻媳妇轻声插嘴说，“她要是想挡着那记号就随她去吧，反正她心里总会受折磨的。

“我们扯什么记号不记号的，管它是在她前襟上还是脑门上呢？”

“另一个女人叫嚷着，她在这几个自命的法官中长相最丑，也最不留情。

“这女人给我们大伙都丢了脸，她就该死。

难道说没有管这种事的法律吗？

明明有嘛，圣经里和法典上全都写着呢。

那就请这些不照章办事的官老爷们的太太小姐们去走邪路吧，那才叫自作自受呢！

“天哪，婆娘们，”人群中一个男人惊呼道，“女人看到绞刑架就害怕，除去这种廉耻之心，她们身上难道就没有德性了吗？

别把话说得太重了！

轻点，喂，婆娘们！

牢门的锁在转呢，海丝特太太本人就要出来了。

牢门从里面给一下子打开了，最先露面的是狱吏，他腰侧挎着剑，手中握着权杖，那副阴森可怖的模样象个暗影似的出现在日光之中。

这个角色的尊容便是清教徒法典全部冷酷无情的象征和代表，对触犯法律的人最终和最直接执法则是他的差事。

此时他伸出左手举着权杖，右手抓着一个年轻妇女的肩头，挽着她向前走；到了牢门口，她用了一个颇能说明她个性的力量和天生的尊严的动作，推开狱吏，象是出于她自主的意志一般走进露天。

她怀里抱着一个三个月左右的婴儿，那孩子眨着眼睛，转动她的小脸躲避着过分耀眼的阳光——

自从她降生以来，还只习惯于监狱中的土牢或其它暗室那种昏暗的光线呢。

当那年轻的妇女——就是婴儿的母亲——全身位立在人群面前时，她的第



## &lt;&lt;红字&gt;&gt;

一个冲动似乎就是把孩子抱在胸前；她这么做与其说是出于母爱的激情，不如说可以借此掩盖钉在她衣裙上的标记。

然而，她很快就醒悟过来了，用她的耻辱的一个标记来掩盖另一个标记是无济于事的，于是，索兴用一条胳膊架着孩子，她虽然面孔红得发烧，却露出高傲的微笑，用毫无愧色的目光环视着她的同镇居民和街坊邻里。

她的裙袍的前胸上露出了一个用红色细布做就、周围用金丝线精心绣成奇巧花边的一个字母A。这个字母制作别致，体现了丰富而华美的匠心，佩在衣服上构成尽善尽美的装饰，而她的衣服把她那年的情趣衬托得恰到好处，只是其艳丽程度大大超出了殖民地俭补标准的规定。

那年轻妇女身材颀长，体态优美之极。

她头上乌黑的浓发光彩夺目，在阳光下说说熠熠生辉。

她的面孔不仅皮肤滋润、五官端正、容貌秀丽，而且还有一对鲜明的眉毛和一双漆黑的深目，十分楚楚动人。

就那个时代女性举止优雅的风范而论，她也属贵妇之列；她自有一种端庄的风韵，并不同于如今人们心目中的那种纤巧、轻盈和不可言喻的优雅。

即使以当年的概念而吉，海丝特·白兰也从来没有象步出监狱的此时此刻这样更象贵妇。

那些本来就认识她的人，原先满以为她经历过这一魔难，会骤然失色，结果却惊得都发呆了，因为他们所看到的，是她焕发的美丽，竟把笼罩着她的不幸和耻辱凝成一轮光环。

不过，目光敏锐的旁观者无疑能从中觉察出一种微妙的痛楚。

她在狱中按照自己的想象，专门为这场合制作的服饰，以其特有的任性和别致，似乎表达了她的精神境界和由绝望而无所顾忌的心情。

但是，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而且事实上使海丝特·白兰焕然一新的，则是在她胸前额频闪光的绣得妙不可言的那个红字，以致那些与她熟识的男男女女简直感到是第一次与她谋面。

这个红字具有一种震慑的力量，竟然把她从普通的人间关系中超脱出来，紧裹在自身的氛围里。

“她倒做得一手好针线，这是不用说的，”一个旁观的女人说，“这个厚脸皮的淫妇居然想到用这一手来显白自己，可真是从来没见过我说，婆娘们，这纯粹是当面笑话我们那些规规矩矩的官老爷，这不是借火入先生们判的刑罚来大出风头吗？”

“我看啊！”

“一个面孔板得最紧的老太婆咕哦着，”“要是我们能把海丝特太太那件讲究的衣袍从她秀气的肩膀上扒下来，倒挺不钱；至于她绣得稀奇古怪的那个红字嘛，我倒愿意货给她一块我害风湿病用过的法兰绒破布片，做出来才更合适呢！”

“噢，安静点，街坊们，安静点！”

“她们当中最年轻的同伴悄声说；”“别让她听见体们的话！”

她绣的那个字，针针线线全都扎到她心口上呢。

“狱吏此时用权杖做了个姿势。”

“让开路，好心的人们，让开路，看在国王的份上！”

“他叫嚷着。”

“让开一条队我向诸位保证，白兰太太要站的地方，无论男女老少都可以看清她的漂亮的衣服，从现在起直到午后一点，保你们看个够。”

祝福光明正大的马萨诸塞殖民地，一切罪恶都得拉出来见见太阳！

过来，海丝特太太，在这市场上亮亮你那鲜红的字母吧！”

“围观的人群中挤开了一条通路。”

海丝特·白兰跟着在前面开路的狱吏，身后昆随着拧眉攒目购男人和心狠面恶的女人的不成形的队伍，走向指定让她示众的地方。

一大群怀着好奇心来凑热闹的小男孩，对眼前的事态不明所以，只晓得学校放了他们半天假，他们一边在头前跑着，一边不时回过头来盯着她的脸、她怀中抱着的眨着眼的婴儿、还有她胸前那个丢人现眼的红字。

当年，从牢门到市场没有几步路。

## &lt;&lt;红字&gt;&gt;

然而，要是以囚犯的体验来测量，恐怕是一个路途迢迢的旅程；因为她虽说是高视阔步，但在人们逼视的目光下，每迈出一步都要经历一番痛苦，似乎她的心已经给抛到满心，任凭所有的人碾踩践踏。然而，在我们人类的本性中，原有一条既绝妙又慈悲的先天准备：遭受苦难的人在承受痛楚的当时并不能觉察到其剧烈的程度，反倒是过后延绵的折磨最能使其撕心裂肺。

因此，海丝特·白兰简直是以一种安详的举止，度过了此时的磨难，来到市场西端的刑台跟前。

这座刑台几乎就竖在波士顿最早的教堂的檐下，看上去象是教堂的附属建筑。

事实上，这座刑台是构成整个惩罚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时隔二、三代人的今天，它在我们的心目中只不过是一个历史和传统的纪念，但在当年，却如同法国大革命时期恐怖党人的断头台一样，被视为教化劝善的有效动力。

简言之，这座刑台是一座枷号示众的台子，上面竖着那个惩罚用的套枷，做得刚好把人头紧紧卡使，以便引颈翘首供人观瞻。

设计这样一个用铁和木制成的家伙显然极尽羞辱之能事。

依我看来，无论犯有何等过失，再没有比这种暴行更违背我们的人性的了，其不准罪人隐藏他那羞惭的面容的险恶用心实在无以复加；而这恰是这一刑罚的本意所在。

不过，就海丝特·白兰的例子而论，例和多数其它案子相仿，她所受到的惩处是要在刑台上罚站示众一段时间，而无需受扼颈囚首之苦，从而幸免于这一丑陋的机器最为凶残的手段。

她深知自己此时的角色的意义，举步登上一段木梯，站到齐肩高的台上，展示在围观人群的众目睽睽之前。

设若在这一群清教徒之中有一个罗马天主教徒的话，他就会从这个服饰和神采如画、怀中紧抱婴儿的美妇身上，联想起众多杰出画家所竟先描绘的圣母的形象，诚然，他的这种联想只能在对比中才能产生，因为圣像中那圣洁清白的母性怀中的婴儿是献给世人来赎罪的。

然而在她身上，世俗生活中最神圣的品德，却被最深重的罪孽所玷污了，其结果，只能使世界由于这妇人的美丽而更加晦默，由于她生下的婴儿而益发沉沦。

在人类社会尚未腐败到极点之前，目睹这种罪恶与羞辱的场面，人们还不致以淡然一笑代替不寒而栗，总会给留下一一种敬畏心理。

亲眼看到海丝特·白兰示众的人们尚未失去他们的纯真。

如果她被判死刑，他们会冷冷地看着她死去，而不会咕哝一句什么过于严苛；但他们谁也不会象另一种社会形态中的人那样，把眼前的这种示众只当作笑柄。

即使有人心里觉得这事有点可笑，也会因为几位至尊至贵的大人物的郑重出席，而吓得不敢放肆。

总督、他的几位参议、一名法官、一名将军和镇上的牧师们就在议事厅的阳台上或坐或立，俯视着刑台。

能有这样一些人物到场，而不失他们地位的显赫和职务的威严，我们可以有把握地推断，所做的法律判决肯定具有真挚而有效的含义。

因之，人群也显出相应的阴郁和庄重。

这个不幸的罪人，在数百双无情的日光紧盯着她、集中在她前胸的重压之下，尽一个妇人的最大可能支撑着自己。

这实在是难以忍受的。

她本是一个充满热情、容易冲动的人，此时她已使自己坚强起来，以面对形形色色的侮辱来发泄的公愤的毒刺和利刃；但是，人们那种庄重的情绪反倒隐含着一种可做得多的气氛，使她宁可看到那一张张僵刻的面孔露出轻蔑的嬉笑来嘲弄她。

如果从构成这一群人中的每一个男人、每一个女人和每一个尖嗓门的孩子的口中爆发出轰笑，海丝特·白兰或许可以对他们所有的人报以倨傲的冷笑。

可是，在她注定要忍受的这种沉闷的打击之下，她时时感到要鼓尼胸腔中的全部力量来尖声呼号，并从刑台上翻到地面，否则，她会立刻发疯的。



<<红字>>

编辑推荐

《红字》以两百多年前的殖民地时代的美洲为题材，但揭露的却是19世纪资本主义发展时代美国社会法典的残酷、宗教的欺骗和道德的虚伪。

小说惯用象征手法，人物、情节和语言都颇具主观想象色彩，在描写中又常把人的心理活动和直觉放在首位。

因此，它不仅是美国浪漫主义小说的代表作，同时也被称作是美国心理分析小说的开创篇。

同名英文原版书火热销售中：The Scarlet Letter

####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